

独家采访

闵行区尝试开放式养老，入院老人或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或追忆甜蜜的青葱岁月

# 当敬老院向社区打开大门，生活远比想象精彩

## 编者按

按照联合国的人口划分标准，年满60周岁便跻身“老龄人口”。但若细究起来，老龄人口中其实至少有两个代际——拥有完全自理能力的“低龄老人”与部分或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

低龄老人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心境也更开阔，而大部分高龄老人的生活却有些单调甚至沉闷，人们想到养老院也总是下意识地觉得“暮气沉沉”。

果真如此吗？以闵行区为代表，上海正在尝试的开放式养老行动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答案。

如今的养老院让老人们的生活远比想象中更精彩。在更多老人的生活里，不再只有抗衰老这一件事。他们或是开始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或是甜蜜地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养老院向社区老人开放后，低龄老人走进养老院，与院里的高龄老人发生了种种“化学反应”。

本报记者走访打开“大门”、打破“围墙”的敬老院后发现，一些全新的社交关系正在开放的敬老院里构建；老人之间，有些仿佛“偶像”与“粉丝”，还有些可以用“类家庭关系”来形容。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谁都年轻过，但如何老去，却是很多人尚无法想象的事情：当你老了，是什么在一天天充实着你的生活？或许第一时间闯入绝大多数人脑海的，就是手指操、剪纸……这些活动长期以来都默认与老年人群“绑定”。记者近日走访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却发现了很多“意外”：这里的“人气项目”，已经变成了看电影、品鉴音乐下午茶……

变化，要从刚满百天的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打开“围墙”行动说起：作为该区首批面向社区开放的试点养老机构，莘庄镇敬老院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围墙”，将助餐、助浴、卡拉OK、影院、音乐下午茶、康复理疗等一系列养老服务对社区老人开放。于是，炎炎夏日，老人们业余生活有了更多选择：他们或是在电影院里回看一部难以忘怀的老电影，或是在卡拉OK厅尽情欢唱，也可在洋溢音乐氛围的餐厅来一场“姐妹们的下午茶”……用“活力满满”来形容，绝不为过。

### 电影市场“边缘群体”有了“秘密花园”

热热闹闹的暑期档电影来临，沪上大小影院人气爆棚，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以黑马之姿摘下中国市场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桂冠。但在红火的电影市场，老人们常常只是“陪衬”，人们更熟悉的场景是：老人带着孙子、孙女趁暑假来到电影院看动画片。在年年创新高的国产电影市场，银发族似乎还是“边缘群体”。

2017年末，影片《芳华》击中了老年影迷的“泪点”，直至电影下线，还有不少老年粉丝前来询问是否有放映场次。但《芳华》过后，似乎就再难有一部电影引起老年影迷的群体狂欢。

现在，闵行区的老年影迷们有了“秘密花园”——莘庄镇敬老院内设电影院总是座无虚席，观众无一例外都是老人。其实，老人们的观影需求一直都很旺盛，但市场上能真正满足他们需求的影片却少之又少。“以前的演员演得多真实呀，一招一式都非常有代入感。”经常来观影的王阿姨说，相较追求刺激的特效电影，考虑到身体原因，老人们更偏爱有年代感的主旋律影片。

莘庄镇敬老院内设电影院采取“点映”模式，老人们只要想看什么电影反馈给居委会，再由居委会传达至敬老院，就可顺利完成点映。早在莘庄镇敬老院内设电影院对社区老人开放以前，社区老年院线就已存在，但受限于场地原因，不少社区老年院线都是露天放映，盛夏时节，老年影迷的观影体验并不好。而如今在敬老院内设电影院，老人们得以享受堪比商业院线的高品质服务。

### 敬老院里的“偶像”与“粉丝”

暑期来临，各大综艺节目开启拼杀模式，粉丝们纷纷在各大平台为自己的偶像加油助威。老人之中也有追星族，但他们的偶像通常都已隐退，“追无可追”。不过，陆阿姨却没有这种烦恼——她在养老院又找到了自己的新偶像。

午饭过后，原本人群熙攘的餐厅变得冷清起来，陆阿姨却迎来了每天最开心的时段：一旁有打鼓、弹琴的现场乐队，她可以在这难得的悠闲时光与小姐姐们拉家常、聊过往。

陆阿姨的丈夫身体不太好，动过几次手术，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陆阿姨也就此担负起了照顾老伴的任务。从中心城区搬来闵行区之后，陆阿姨夫妇与年轻时好友之间的距离远了，平时想要找人说话也成了件难事儿。

莘庄镇敬老院的音乐下午茶活动对社区老人开放后，陆阿姨就成了这里的常客，敲打着乐器的97岁老头庞高林是她的“新偶像”。庞高林曾是街道老人乐队的明星，“粉丝”无数。自从住到莘庄镇敬老院后，他又加入了莘庄镇敬老院内老人乐队。从鼓手到键盘手，这支由老人组成的乐队不仅配置齐全，还能自己作词作曲，谱写的一首《莘庄镇敬老院之歌》更是朗朗上口。

在敬老院，陆阿姨仿佛寻回了少女时代追星时的投入感。



①莘庄镇敬老院的音乐下午茶活动对社区老人开放，老人乐队的表演引来“粉丝”们阵阵喝彩。

②敬老院工作人员陪伴老人散步。

③“低龄老人”走进敬老院，带来了更富活力的生活和心境。均本报记者袁婧摄



# 敬老院里的“年轻人”带来久违的活力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对90岁的钱婆婆来说，65岁的老邻居周红是妥妥的“年轻人”。这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年轻”二字的另一种解读。

多年前，行动日渐迟缓的钱婆婆住进了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陪伴她的，是平均年龄近85岁的院友们。四季变换，她与院友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景致。不过，莘庄镇敬老院打开了“大门”，吸引更多“年轻人”，素来宁静的敬老院变得热闹起来。嬉笑声、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养老院里重现久违的活力。

对于周红一样走进敬老院的“年轻老人”而言，在为院内老人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生活半径。

### “年轻老人”来这里找便利找快乐，也找到一种“类亲子关系”

在许多人看来，父母是“人生来处”。但年过六旬，许多人成了家中长辈，下面是自己的儿孙。不过，当孙辈也开始上学、乃至独立生活后，习惯待在家里的老人往往一下子失去了生活重心。

自莘庄镇敬老院打开“大门”后，周红来这里的次数肉眼可见地增多——原先要一两周才来一次，如今天天准时报到。“大门”未开时，周红主要来这里探望她的老邻居——90岁的孤寡老人钱婆婆。而“大门”打开之后，周红彻底将莘庄镇敬老院纳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圈。

最吸引周红的，无疑是位于敬老院二楼

### 记者手记

## 打破的不只是“围墙”

“旁观者”，这是不少年满90岁、长期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对自己家庭地位的定位。这些老人往往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代，但随着新生命的到来，他们或是碍于日渐迟缓的行动，或是不想打扰小辈们的生活，都选择住到了养老院。

离开了熟悉的家庭，住到养老院的他们面对的也大多是同龄人。记者走访沪上许多养老院发现，平均年龄超过75岁是普遍现象。报纸、电视是这些高龄老人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当更多养老院将“围墙”打破后，吸引来的社区低龄老人将更鲜活、生动的世界诉说给高龄老人们听。社会上的热点事件、邻里间的琐碎日常，逐渐拼凑出了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

开放式养老的另一面，则是更多社区老人在养老资源日趋紧张的当下获得更多生活便利。比如，当养老院的公共食堂开放后，社区老人得以告别天天“买汰烧”的生活，拥有了更多交友、培养兴趣爱好时间。

邻居街坊之间的闲话家常，但随着周红来敬老院的次数增多，她与钱婆婆之间的关系又升温了。“就像跟父母一样天天见面，这种亲密感马上就有了。”从要找话题聊天，到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熟悉的邻里关系就在这一天天天的亲密相处中进阶为一种“类亲子关系”。

### 从一片冷清到人气旺盛其乐融融

周红的频繁到来，不仅使她与钱婆婆之间的关系不断升温，也让院里的许多老人养成了新习惯。人称“总管”的钱婆婆就是其中一位。

由于双下肢肌肉萎缩，无法站立行走，61岁的钱婆婆很多年前就住进了莘庄镇敬

老院。每天坐在轮椅上的日子平淡无奇，但钱婆婆有个应对平淡生活的特殊方式——“记忆”。从每一位工作人员的上班时间，到每位来访者的车牌号，他总是记得清清楚楚。这些琐碎的日常细节就是他平淡生活里重要的新鲜感来源。

自周红到来后，“总管”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哼歌。敬老院内设的卡拉OK房十分宽敞，容下二三十个老人一起合唱不成问题。但平时主动活跃、什么都管的“总管”钱婆婆一到卡拉OK房，整个人就会“收敛”一些；他总是推着轮椅，坐在人群最外圈。但若仔细观察他的嘴型，就会发现，他一直在轻声哼歌，一首都不落下。

卡拉OK房被挤得满满当当，居于“C位”、拿着麦克风的老人高声领唱，一旁的老人们轻声哼歌，一派其乐融融的场景。但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冷清场面。“高龄老人大多行动不便，也没有特别会唱的人带唱，自然人气不旺。”莘庄镇敬老院副院长金萍萍道出了卡拉OK房此前空有设施、人气不足的原因。

在老年大学学了四年声乐的周红颇有点“科班出身”的味道，在她的带领下，更多社区老人开始踏足敬老院，也将活力与热情带到了这里。在一首首经典红色老歌里，许多老人寻回了年轻时的那份激情。

金萍萍发现，老人们对于服务品质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他们并非对一些服务没有需求，而是市场上尚不具备供应能力。”此次公办养老机构向社区老人开放就是一次挖掘老人养老服务需求的新尝试，以此为起点，老人们的更多养老需求未来有望被一一满足。

## 上海优质医学“授渔”马来西亚

海仁济医院当“学徒”，接受为期1至4周的儿童肝移植技术高密度培训。

此次中马医学团队能在手术台上“默契合作”，还基于双方多年的友谊。夏强告诉记者，中马之间的这段缘分始于五年前，当时他们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的“求助”，询问是否能接受马来西亚患儿到上海施行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因为马来西亚当地没有开展这项技术的能力。

就这样，2014年，一名四岁马来西亚女孩“打飞的”到上海仁济医院接受活体肝移植手术，这一跨国救援通道由此开启。至今，已有近40名马来西亚终末期肝病儿童在仁济医院成功接受活体肝移植。

为了这群孩子，上海仁济医院与马大医院还建立起成熟的儿童肝移植合作管理模式，涉及肝移植术前准备、手术后回国康复、就医费用筹措与资助等多项工作。因为这项充满爱的事业，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多次到访上海仁济医院，并致函中国外交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仁济医院为马来西亚患儿提供医疗服务表示感谢，希望仁济医院继续提供医疗服务，并为马来西亚培训相关医护人员”。

“手术室外交”种下名叫希望的生命种子

从接收海外患儿，到手把手传授手术技术，这是上海医生们的“大爱”体现。当地医学界盛赞这一“手术室外交”，感谢它为中马友谊种下名叫希望的生命种子。

“夏强教授团队是器官移植领先者，他们帮助马来西亚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儿童

活体肝移植具有里程碑意义，掌握这项技术将给予马来西亚慢性肝病患儿，尤其是那些还在肝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儿新希望，彻底改变命运。”马来西亚副校长凯米拉教授强调，当马来西亚掌握儿童活体肝移植后，相比之前去海外就医，治疗与手术总费用有望下降50%以上。

尽管有爱心组织援助，在马来西亚，仍有患儿无法负担海外就医的费用。眼下，在上海仁济医院的帮助下，马大医院正加紧建设小儿肝移植学科及相关技术团队，争取在三年内逐渐独立开展这项技术。

“此次肝移植手术的开展，是两国在医疗领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感谢上海仁济医院的专家无私共享技术，感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让先进技术移植到马来西亚成为可能，造福整个东南亚。”马大医院院长卡玛鲁称。

据统计，东南亚地区儿童先天性胆道闭锁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由于东南

亚各国普遍缺乏儿童活体肝移植技术，因此，除极少数患儿花费巨资前往欧美就医，绝大多数患儿家庭只能放弃治疗。没有有效治疗，这样的孩子通常活不过2岁。

当然，顶尖外科技术的“传授”显然不是两台手术可以达到的。8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还与马来西亚大学医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这将为仁济医院成为马大附属医院的“最强技术后盾”提供平台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表示，中马医生的手术合作开启了两校的进一步合作，双方将在学生培养、教学研究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这项工作最终将帮助那些肝病末期的孩子们，增进中马友谊，造福东南亚国家，这是仁济这所百年老院凝聚学科优势，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投身上海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建设的使命。”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表示。

(上接第一版)重症监护室外的妈妈看见中国医生连连道谢，因为没有他们，菲卡可能活不到下个月了。

10岁的菲卡出生后就被确诊为胆道闭锁，接受了葛西手术缓解病情，但去年起病情加重，今年5月后出现肝功能衰竭迹象。菲卡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肝移植是挽救她的唯一希望，但器官供应很有限，菲卡的姐姐就因为类似肝病但等不到供体而去世。这次，菲卡爸爸决定捐肝，为女儿争取活体肝移植手术的机会。

谈及此次在中国医生帮助下完成的“首例”，马大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杨文银感慨不已：“手术台上，这样手把手地教授是非常宝贵的机会，我们要尽快掌握这项技术，造福等着救命的孩子。”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被誉为肝脏外科领域“皇冠上的明珠”，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患儿的有效手段，但技术难度很高。为了这两台手术的成功开展，今年五六月份间，马大医院16名医护人员专程赴上

海仁济医院当“学徒”，接受为期1至4周的儿童肝移植技术高密度培训。此次中马医学团队能在手术台上“默契合作”，还基于双方多年的友谊。夏强告诉记者，中马之间的这段缘分始于五年前，当时他们接到来自马来西亚的“求助”，询问是否能接受马来西亚患儿到上海施行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因为马来西亚当地没有开展这项技术的能力。就这样，2014年，一名四岁马来西亚女孩“打飞的”到上海仁济医院接受活体肝移植手术，这一跨国救援通道由此开启。至今，已有近40名马来西亚终末期肝病儿童在仁济医院成功接受活体肝移植。为了这群孩子，上海仁济医院与马大医院还建立起成熟的儿童肝移植合作管理模式，涉及肝移植术前准备、手术后回国康复、就医费用筹措与资助等多项工作。因为这项充满爱的事业，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多次到访上海仁济医院，并致函中国外交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对仁济医院为马来西亚患儿提供医疗服务表示感谢，希望仁济医院继续提供医疗服务，并为马来西亚培训相关医护人员”。